高麗史/卷一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纂修高麗史凡例 ◄

高麗史
世家第一 高麗史第一

► 世家第二

〈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〉

太祖一

太祖應運元明光烈大定睿德章孝威穆神聖大王，姓王氏，諱建，字若天。松嶽郡人，世祖長子，母曰威肅王后韓氏。

唐乾符四年丁酉，正月丙戌，生於松嶽南第，神光紫氣，耀室充庭，竟日盤旋，狀若蛟龍。幼而聰明睿智，龍顏日角，方頤廣顙。氣度雄深，語音洪大，有濟世之量。時新羅政衰，群賊競起。甄萱叛據南州，稱後百濟，弓裔據高句麗之地，都鐵圓，國號泰封。世祖時爲松嶽郡沙粲，乾寧三年丙辰，以郡歸于裔，裔大喜，以爲金城太守。世祖說之曰：「大王若欲王朝鮮、肅愼、卞韓之地，莫如先城松嶽，以吾長子爲其主。」裔從之，使太祖築勃禦塹城，仍爲城主。時太祖年二十。

光化元年戊午，裔移都松嶽。太祖來見，授精騎大監。

三年庚申，裔命太祖，伐廣、忠、靑三州，及唐城、槐壤等郡縣，皆平之，以功授阿粲。

天復三年癸亥，三月率舟師，自西海抵光州界，攻錦城郡拔之，擊取十餘郡縣。仍改錦城爲羅州，分軍戍之而還。是歲，良州帥金忍訓告急，裔令太祖往救。及還，裔問邊事，

太祖陳安邊拓境之策。左右皆屬目，裔亦奇之，進階爲閤粲。

天祐二年乙丑，裔還都鐵圓。

三年丙寅，裔命太祖，率精騎將軍黔式等，領兵三千，攻尙州沙火鎭，與甄萱累戰克之。裔以土地益廣，士馬漸强，意欲幷吞新羅，呼爲滅都，自新羅來附者，並皆誅殺。

梁開平三年己巳，太祖見裔日以驕虐，復有志於闍外。適裔以羅州爲憂，遂令太祖往鎭之，進階爲韓粲海軍大將軍。太祖推誠撫士，威惠並行，士卒畏愛，咸思奮勇，敵境聾服。以舟師，次于光州塩海縣，獲萱遣入吳越船而還，裔喜甚，優加褒奬。又使太祖修戰艦于貞州，以閤粲宗希、金言等副之，領兵二千五百，往擊光州珍島郡。拔之，進次皐夷島，城中人望見軍容嚴整，不戰而降。及至羅州浦口，萱親率兵列戰艦，自木浦至德眞浦，首尾相銜，水陸縱橫，兵勢甚盛。諸將患之，太祖曰：「勿憂也。師克在和，不在衆。」乃進軍急擊，敵船稍却。乘風縱火，燒溺者大半，斬獲五百餘級，萱以小舸遁歸。

初羅州管內諸郡，與我阻隔，賊兵遮絶，莫相應援，頗懷虞疑，至是，挫萱銳卒，衆心悉定。於是，三韓之地，裔有大半。太祖復修戰艦備糧餉，欲留戍羅州。金言等自以功多無賞，頗觧體，太祖曰：「愼勿怠，唯戮力無貳心，庶可獲福。今主上恣虐，多殺不辜，讒諛得志，互相浸潤。是以，在內者，人不自保，莫如外事征伐，殫力勤王，以得全身之爲愈也。」諸將然之。

遂至光州西南界潘南縣浦口，縱諜賊境。時有壓海縣賊帥能昌起海島，善水戰，號曰水獺。嘯聚亡命，遂與葛草島小賊相結，候太祖至，欲邀害之。太祖謂諸將曰：「能昌已知我至，必與島賊謀變。賊徒雖小，若幷力合勢，遏前絶後，勝負未可知也。使善水者十餘人，擐甲持矛，乘輕舫，夜至葛草渡口，擒往來計事者，以沮其謀，可也。」諸將皆從之。果獲一小舸，乃能昌也。執送于裔，裔大喜，乃唾昌面曰：「海賊皆推汝爲雄，今爲俘虜，豈非我神筭乎？」乃示衆斬之。

乾化三年癸酉，以太祖屢著邊功，累階爲波珍粲兼侍中，以召之。水軍之務，盡委副將金言等，而征討之事，必令稟太祖行之。於是，太祖位冠百僚，然非素志，且畏讒，不樂居位。每出入公門，平章國計，惟抑情謹愼，務得衆心，好賢嫉惡。每見人被讒，輒悉觧救。有靑州人阿志泰，本諂詐，見裔喜讒，乃譖同州人笠全、辛方、寬舒等。有司推之，數年未決，太祖立別眞僞，志泰伏辜，衆情稱快。由是，轅門將校，宗室勳賢，智計儒雅之輩，莫不風靡景從，太祖懼禍及，復求闍外。

四年甲戌，裔又謂：「水軍帥賤，不足以威敵。」乃觧太祖侍中，使復領水軍。就貞州浦口，理戰艦七十餘艘，載兵士二千人，往至羅州，百濟與海上草竊知太祖復至，皆懾伏莫敢動。太祖還告舟楫之利，應變之宜，裔喜謂左右曰：「我諸將中，誰可比擬乎？」時裔誣構叛罪，日殺百數，將相遇害者，十有八九。常自云：「我得彌勒觀心法，能知婦人陰私。若有干我觀心者，便行峻法。」遂鍛造三尺鐵杵，有欲殺者，輒熱之，以撞其陰，烟出口鼻死。

由是，士女股慄，怨憤日甚。一日急召太祖入內，裔方檢點誅殺人，籍沒金銀寶器床帳之具，怒目熟視太祖曰：「卿昨夜，聚衆謀叛，何耶？」太祖顔色自若，輾然而笑曰：「烏有是哉？」裔曰：「卿莫紿我。我能觀心，所以知也。我將入定以觀，了說其事。」乃合眼負手，仰天良久。時掌奏崔凝在側，佯墜筆，下庭取之，因趨過太祖，微語曰：「不服則危。」太祖乃悟曰：「臣實謀叛，罪當死。」裔大笑曰：「卿可謂直也。」卽以金銀粧鞍轡賜之曰：「卿勿復誑我。」

遂以步將康瑄詰、黑湘、金材瑗等副太祖，增治舟舸百餘艘，大船十數，各方十六步，上起樓櫓，可以馳馬。領軍三千餘人，載粮餉，往羅州，是歲，南方饑饉，草竊蜂起。戍卒皆食半菽，太祖盡心救恤，賴以全活。初太祖年三十，夢見九層金塔立海中，自登其上。

貞明四年三月唐商客王昌瑾，忽於市中，見一人，狀貌瓌偉，鬚髮皓白，頭戴古冠，被居士服，左手持三隻椀，右手擎一面古鏡方一尺許。謂昌瑾曰：「能買我鏡乎？」昌瑾以二斗米買之。鏡主將米沿路，散與乞兒而去，疾如旋風。昌瑾懸其鏡於市壁，日光斜映，隱隱有細字可讀。其文曰：「三水中四維下，上帝降子於辰馬，先操雞後搏鴨，此謂運滿一三甲。暗登天，明理地，遇子年中興大事，混蹤跡沌名姓，混沌誰知愼與聖？振法雷揮神電，於巳年中二龍見，一則藏身靑木中，一則現形黑金東。智者見愚者盲，興雲注雨與人征，或見盛或視衰，盛衰爲滅惡塵滓。此一龍子三四，遞代相承六甲子，。此四維定滅丑，越海來降須待酉。此文若見於明王，國泰人安帝永昌。吾之記，凡一百四十七字。」昌瑾初不知有文，及見之，謂非常，獻于裔。裔令昌瑾物色求其人，彌月竟不能得。唯東州勃颯寺熾盛光如來像前，有塡星古像，如其狀，左右亦持椀鏡。昌瑾喜，具以狀白，裔歎異之，令文人宋含弘、白卓、許原等，觧之。含弘等曰：「『三水中四維下，上宰降子於辰馬』者，辰韓馬韓也。『巳年中二龍見，一則藏身靑木中，一則現形黑金東』者，靑木松也，謂松嶽郡人，以龍爲名者之子孫，可以爲君主也。王侍中，有王侯之相，豈謂是歟？黑金鐵也，今所都鐵圓之謂也。今主初盛於此，殆終滅於此乎！先操雞，後搏鴨者，王侍中御國之後，先得鷄林，後收鴨綠之意也。」三人相謂

曰：「王猜忌嗜殺，若告以實，王侍中必遇害，吾輩亦且不免矣。」乃詭辭告之。

至六月乙卯，騎將洪儒、裴玄慶、申崇謙、卜智謙等密謀，夜詣太祖第，共言推戴之意。太祖固拒不許，夫人柳氏手提甲領被太祖，諸將扶擁而出。令人馳且呼曰：「王公已擧義旗矣！」於是，奔走來赴者，不可勝記，先至宮門，鼓譟以待者，亦萬餘人。裔聞之驚駭曰：「王公得之，吾事已矣！」乃不知所圖，以微服，出自北門亡去，內人淸宮以迎。裔遁于巖谷，信宿飢甚，偸截麥穗而食，尋爲斧壤民所害。

元年

○(戊寅)元年夏六月丙辰，卽位于布政殿，國號高麗，改元天授。丁巳，詔曰：「前主當四郡土崩之時，剷除寇賊，漸拓封疆。未及兼幷海內，俄以酷暴御衆，以姦回爲至道，以威侮爲要術。徭煩賦重，人耗土虛。而猶宮室宏壯，不遵制度，勞役不止，怨讀遂興。於是，竊號稱尊，殺妻戮子，天地不容，神人共怨，荒墜厥緖，可不戒乎？朕資群公推戴之心，登九五統臨之極，移風易俗，咸與惟新。宜遵改轍之規，深鑑伐柯之則。君臣諧魚水之歡，河海協晏淸之慶，內外群庶，宜悉朕懷。」群臣拜謝曰：「臣等値前主之世，毒害良善，搖虐無辜，老稚嗷嗷，莫不含冤。幸今得保首領，遭遇聖明，敢不竭力，以圖報效。」戊午，王謂韓粲聰逸曰：「前主信讒好殺，以卿貫鄕靑州，土地沃饒，人多豪傑，恐其爲變，將欲殲之。乃召軍人尹全、愛堅等八十餘人，俱以非辜，械繫在途，卿其亟往，放還田里。」庚申，馬軍將軍桓宣吉，謀逆伏誅。辛酉，詔曰：「設官分職，任能之道斯存，利俗安民，選賢之務是急。誠無官曠，何有政荒？朕叨膺景命，顯馭丕圖，顧臨蒞以難安，念庸虛之可懼。唯慮知人不明，審官多失，俾起遺賢之歎，深乖得士之宜。寢興載懷，職此而已。內外庶僚，並稱其職，則匪獨今時之致理，足貽後代之可稱。宜其登庸列辟，歷試群公，勉務精選，咸使僉諧。自中及外，具悉朕懷。」遂以韓粲金行濤爲廣評侍中，韓粲黔剛爲內奉令，韓粲林明弼爲徇軍部令，波珍粲林曦爲兵部令，蘇判陳原爲倉部令，韓粲閻萇爲義刑臺令，韓粲歸評爲都航司令，韓粲孫逈爲物藏省令，蘇判秦勁爲內泉部令，波珍粲秦靖爲珍閣省令。是皆稟性端方，處事平允，咸從創業之始，俱罄佐命之勳者也。閼粲林積璵爲廣評侍郎，前守徇軍部卿能駿、倉部卿權寔並爲內奉卿，閼粲金堙、英俊並爲兵部卿，閼粲崔汶、堅術並爲倉部卿，一吉粲朴仁遠、金言規並爲白書省卿，林湘煖爲都航司卿，姚仁暉、杳南並爲物藏卿，能惠、曦弼並爲內軍卿。是皆夙達事務，淸謹，可稱奉公無怠，敏於決斷，允愜衆心者也。前廣評郎中康允珩爲內奉監，前徇軍部郎中韓粲申一、林寔並爲廣評郎中，前廣評史國鉉爲員外郎，前廣評史倪言爲內奉理決，內奉史曲矜會爲評察，前內奉史劉吉權爲徇軍郎中。

其餘司省，各置郎史，用備員數，一無所缺。盖開國之初，妙簡賢材，以諧庶務也。壬戌，以韓粲朴質榮爲侍中。以蘇判宗偘，少爲僧，務行姦詐，內軍將軍狀鈇，幼爲髡鉗。巧言取容，皆得幸弓裔，好行浸潤，多陷良善，誅之。癸亥，隱士朴儒來見，賜冠帶。乙丑，詔曰：「爲國，當務節儉，民富倉實，雖有水旱饑饉，不能爲患。所有內莊及東宮食邑積穀歲久，必多朽損，其以內奉郎中能梵爲審穀使。」以內奉員外郎尹珩爲內奉郎中，內奉史李矜會，爲內奉員外。戊辰，以白書省孔目直晟爲白書郎中，徇軍郎中閔剛爲內軍將軍。詔曰：「朕聞，乘機革制，正謬是詳，導俗訓民，號令必愼。前主以新羅階官郡邑之號，悉皆鄙野，改爲新制，行之累年，民不習知，以至惑亂。今悉從新羅之制，其名義易知者，可從新制。」己巳，馬軍大將軍伊昕巖，謀叛棄市。

秋七月壬申，以廣評郎能寔爲徇軍郎中。癸巳，廣評侍郎荀弼病免，以兵部卿列評，代之。丙申，靑州領軍將軍堅金來見。以前兵部卿職預爲泰評侍郎。

八月己酉，諭群臣曰：「朕慮諸道寇賊聞朕初卽位，或構邊患。分遣單使，重幣卑辭，以示惠和之意。」歸附者果衆，獨甄萱不肯交聘。庚戌朔，方鶻巖城帥尹瑄來歸。辛亥，詔曰：「前主視民如草芥，而惟欲之從。乃信讖緯，遽棄松嶽，還居斧壤，營立宮室，百姓困於土功，三時失於農業。加以饑饉荐臻，疾疫仍起，室家棄背，道殣相望。一匹細布，直米五升，至使齊民，賣身鬻子，爲人奴婢，朕甚悶焉。其令所在，具錄以聞。」於是，得一千餘口，以內庫布帛，贖還之。又詔曰：「人臣運佐時之奇略，樹盖世之高勳者，錫之以分茅胙土，褒之以峻秩崇班，是百代之常典，千古之宏規也。朕出自側微，才識庸下，誠資群望，克踐洪基，當其廢暴主之時，竭忠臣之節者，宜行賞賚，以奬勳勞。其以洪儒、裴玄慶、申崇謙、卜智謙爲第一等，給金銀器、錦繡、綺被褥、綾羅、布帛有差。堅權、能寔、權愼、廉湘、金樂、連珠、麻煖爲第二等，給金銀器、錦繡、綺被褥、綾帛有差。其第三等二千餘人，各給綾帛、穀米有差。朕與公等，欲救生民，未能終守臣節，以此爲功，豈無慚德？然而有功不賞，無以勸將來，故有今日之賞，公等明知朕意。」甄萱遣一吉粲閔郃，來賀卽位，命廣評侍郎韓申一等，迎于甘彌縣。郃至，厚禮遣之。甲寅，以兵部卿萱寔爲內奉卿。癸亥，以熊、運等十餘州縣，叛附百濟，命前侍中金行濤爲東南道招討使知牙州諸軍事。丙寅，以倉部郎中柳問律爲廣評郎中。

九月乙酉，徇軍吏林春吉等謀叛，伏誅。庚寅，以徇軍郎中玄律爲兵部郎中。癸巳，以前侍中具鎭爲羅州道大行臺侍中，鎭辭以久勞前主，不肯行。王不悅，謂劉權說曰：「昔予歷試險阻，而未嘗告勞者，實懼嚴威也。今鎭固辭不行，可乎？」權說對曰：「賞以勸善，罰以懲惡，宜加嚴刑，以戒群下。」王然之。鎭懼謝罪，遂行。甲午，尙州賊

帥阿字盖，遣使來附。王命備儀迎之，習儀於毬庭，文武官俱就班，廣評郎中柳問律，與直省官朱瑄劼爭列。王曰：「讓爲禮宗，敬乃德本。今接賓以禮，將觀厥成，而問律、瑄劼爭列，豈敬愼者乎？宜並徙邊，以彰其罪。」以徇軍郎中景訓，代問律，爲廣評郎中。乙未，以前內奉監金篆榮、能惠並爲內軍卿。丙申，諭群臣曰：「平壤古都，荒廢雖久，基址尙存。而荊棘滋茂，蕃人遊獵於其間，因而侵掠邊邑，爲害大矣。宜徙民實之，以固藩屛，爲百世之利。」遂爲大都護，遣堂弟式廉，廣評侍郎列評守之。丁酉，以珍閣省卿柳陟良，當革命之際，群僚倉卒散走，獨不離本省，所典倉庫，無所亡失，特授廣評侍郎。

冬十月庚申，以守義刑臺卿能律爲廣評侍郎，廣評侍郎職預爲內侍書記。辛酉，靑州帥波珍粲陳瑄，與其弟宣長謀叛，伏誅。

十一月始設八關會，御儀鳳樓觀之，歲以爲常。

二年

○(己卯)二年春正月，定都于松嶽之陽，創宮闕，置三省、六尙書、官九寺。立市廛，辨坊里，分五部，置六衛。

三月，創法王、王輪等十寺于都內，兩京塔廟，肖像之廢缺者，並令修葺。辛巳，追謚三代，以曾祖考爲始祖元德大王，妃爲貞和王后，祖考爲懿祖景康大王，妃爲元昌王后，考爲世祖威武大王，妃爲威肅王后。

秋八月癸卯，以靑州首鼠順逆，訛言屢興，親幸慰撫，遂命城之。

九月癸未，吳越國文士舍彦規來投。

冬十月，城平壤。

三年

○(庚辰)三年春正月，新羅始遣使來聘。康州將軍閏雄，遣其子一康爲質，拜一康阿粲，以卿行訓之妹妻之。遣郎中春讓於康州，慰諭歸附。

秋九月辛丑，甄萱遣阿粲功達，獻孔雀扇、智異山竹箭。

冬十月，甄萱侵新羅，取大良、仇史二郡，至于進禮郡。新羅遣阿粲金律來求援，王遣兵救之，萱聞之引退，始與我有隙。是歲，巡幸北界。

四年

○(辛巳)四年春二月甲子，黑水酋長高子羅，率百七十人來投。壬申，達姑狄百七十一人侵新羅，道由登州，將軍堅權邀擊大敗之，匹馬無還者。命賜有功者，穀人五十石，新羅王聞之，喜遣使來謝。

夏四月乙酉，黑水阿於閒率二百人來投。

秋九月己亥，遣郎中撰行，往巡邊郡，存撫百姓。

冬十月丁卯，創大興寺于五冠山，迎置僧利言，師事之。壬申，幸西京。

十二月辛酉，冊子武爲正胤，正胤卽太子。百濟人宮昌、明權等來投，賜田宅。

五年

○(壬午)五年春二月，契丹來遺橐駝馬及氈。

夏四月，創日月寺于宮城西北。

六月丁巳，下枝縣將軍元奉來投。

秋七月戊戌，溟州將軍順式遣子降附。

冬十一月辛巳，眞寶城主洪術遣使請降，遣元尹王儒、卿含弼等，慰諭之。是歲，徙大丞質榮、行波等父兄子弟，及諸郡縣良家子弟，以實西京。幸西京，新置官府員吏，始築在城。親定牙善城民居。

六年

○(癸未)六年春三月甲申，以下枝縣將軍元奉爲元尹。辛丑，命旨城將軍城達，與其弟伊達、端林來附。

夏六月癸未，福府卿尹質使梁，還獻五百羅漢畵像，命置于海州嵩山寺。癸巳，吳越國文士朴巖來投。

秋八月壬申，碧珍郡將軍良文遣其甥圭奐，來降，拜圭奐元尹。

冬十一月戊申，眞寶城主洪術遣其子王立，獻鎧三十，拜王立元尹。

七年

○(甲申)七年秋七月甄萱遣子須彌康、良劍等，來攻曹物郡，命將軍哀宣、王忠救之。哀宣戰死，郡人固守，須彌康等失利而歸。

八月甄萱遣使，來獻絶影島騶馬一匹。

九月新羅王昇英薨，其弟魏膺立，來告喪。王擧哀，設齋追福，遣使弔之。是歲，創外帝釋院、九耀堂、神衆院。

八年

○(乙酉)八年春三月，幸西京。

秋九月丙申，渤海將軍申德等五百人來投。庚子，渤海禮部卿大和鈞、均老，司政大元鈞、工部卿大福謨、左右衛將軍大審理等，率民一百戶來附。渤海本粟末靺鞨也，唐武后時，高句麗人大祚榮走保遼東，睿宗封爲渤海郡王。因自稱渤海國，幷有扶餘、肅愼等十餘國。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，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，地方五千餘里，衆數十萬，隣于我境，而與契丹世讎。至是，契丹主謂左右曰「世讎未雪，豈宜安處？」乃大擧，攻渤海大諲譔，圍忽汗城。大諲譔戰敗乞降，遂滅渤海。於是，其國人來奔者相繼。甲寅，

買曹城將軍能玄，遣使乞降。

冬十月己巳，高鬱府將軍能文，率士卒來投，以其城近新羅王都，勞慰遣還，唯留麾下侍郎盃近，大監明才、相述、弓式等。遣征西大將軍庾黔弼，攻百濟。乙亥，王自將，及甄萱戰于曹物郡，黔弼引兵來會。萱懼乞和，以外甥眞虎爲質。王亦以堂弟元尹王信交質，以萱十年之長，稱爲尙父。新羅王聞之，遣使曰：「萱反復多詐，不可和親。」王然之。

十一月己丑，耽羅貢方物。

十二月戊子，渤海左首衛小將冒豆干，檢校開國男朴漁等，率民一千戶，來附。

九年

○(丙戌)九年夏四月庚辰，甄萱質子眞虎病死，遣侍郎弋萱送其喪。甄萱謂我殺之，殺王信，進軍熊津。王命諸城，堅壁不出。新羅王遣使曰：「甄萱違盟擧兵，天必不祐。若大王奮一鼓之威，萱必自敗。」王謂使者曰：「吾非畏萱，俟惡盈而自僵耳。」萱聞讖云：『絶影名馬至，百濟亡。』至是悔之，使人請還其馬，王笑而許之。

冬十二月癸未，幸西京，親行齋祭，巡歷州鎭。是歲，遣張彬如唐。

十年

○(丁亥)十年春正月乙卯，親伐百濟龍州降之。時甄萱違盟，屢擧兵侵邊，王含忍久之。萱益稔惡，頗欲强吞，故王伐之，新羅王出兵助之。乙丑，甄萱送王信之喪，遣信弟育，迎之。

三月甲寅，渤海工部卿吳興等五十人，僧載雄等六十人來投。辛酉，王入運州，敗其城主兢俊於城下。甲子，攻下近品城。

夏四月壬戌，遣海軍將軍英昌、能式等，率舟師往擊康州，下轉伊山、老浦、平西山、突山等四鄕，虜人物而還。乙丑，王攻熊州，不克。

秋七月戊午，遣元甫在忠、金樂等，攻破大良城，虜將軍鄒許祖等三十餘人。

八月丙戌，王狗康州、高思葛伊城，城主興達歸欵。於是，百濟諸城守，皆降附。

九月甄萱攻燒近品城，進襲新羅高鬱府，逼至郊畿，新羅王遣連式告急，王謂侍中公萱，大相孫幸，正朝聯珠等曰：「新羅與我同好已久，今有急，不可不救。」遣公萱等，以兵一萬赴之。未至，萱猝入新羅都城。時羅王與妃嬪宗戚，出遊鮑石亭，置酒娛樂，忽聞兵至，倉卒不知所爲。王與夫人，走匿城南離宮，從臣伶官宮女，皆被陷沒。萱縱兵大掠，入處王宮，令左右索王，置軍中，逼令自盡。强辱王妃，縱其下，亂其嬪妾。立王表弟金傅爲王，虜王弟孝廉，宰臣英景等，盡取子女百工兵仗珍寶以歸。王聞之大怒，遣使弔祭，親帥精騎五千，邀萱於公山桐藪，大戰不利。萱兵圍王甚急，大將申崇謙、金樂力戰死之，諸軍破北，王僅以身免。萱乘勝，取大木郡，燒盡田野積聚。

冬十月甄萱遣將，侵碧珍郡，芟大、小木二郡禾稼。

十一月燒碧珍郡稻穀，正朝索湘戰死之。

十二月甄萱寄書于王曰：「昨者，新羅國相金雄廉等，將召足下入京，有同鼈應黿聲，是欲鷃披隼翼，必使生靈塗炭，社稷丘墟。是用，先著祖鞭，獨揮韓鉞，誓百僚如皎日，諭六部以義風。不意姦臣遁逃，邦君薨變，遂奉景明王之表弟，憲康王之外孫，勸卽尊位。再造危邦，喪君有君，於是乎在。足下不詳忠告，徒聽流言，百計窺覦，多方侵擾。尙不能見僕馬首，拔僕牛毛。冬初，都頭索湘，束手於星山陣下，月內，左相金樂，曝骸於美利寺前。殺獲居多，追擒不少，强羸若此，勝負可知。所期者，掛弓於平壤之樓，飮馬於浿江之水。然以前月七日，吳越國使班尙書至，傳王詔旨：『知卿與高麗，久通歡好，共契隣盟。比因質子之兩亡，遂失和親之舊好，互侵疆境，不戢干戈。今專發使臣，赴京本道，又移文高麗，宜相親比，永孚于休。』僕義篤尊王，情深事大，及聞詔諭，卽欲祗承。但慮足下，欲罷不能，困而猶鬪。今錄詔書寄呈，請留心詳悉。且鷸鸕迭憊，終必貽譏，蚌鷸相持，亦爲所笑。宜迷復之爲戒，無後悔之自貽。」是歲，遣林彦如唐。

十一年

○(戊子)十一年春正月壬申，溟州將軍順式來朝。乙亥，元尹金相，正朝直良等，將往

救康州，經草八城，爲城主興宗所敗，金相死之。是月，王荅甄萱書曰：「伏奉吳越國通和使班尙書所傳詔書一道，兼蒙足下辱示長書敘事者。伏以，華軺膚使，爰致制書，尺素好音，兼承教誨。捧芝檢而雖增感激，闢華牋而難遣嫌疑，今托回軒，輒敷危衽。僕仰承天假，俯迫人推，過叨將帥之權，獲赴經綸之會。頃以三韓厄會，九土凶荒，黔黎多屬於黃巾，田野無非於赤土，庶幾弭風塵之警，有以救邦國之灾。爰自善隣，於焉結好，果見數千里農桑樂業，七八年士卒閑眠。及至酉年，維時陽月，忽焉生事，至於交兵。足下始輕敵以直前，若螗蜋之拒轍，終知難而勇退，如蚊子之負山。拱手陳辭，指天作誓：『今日之後，永世歡和，苟或渝盟，神其殛矣。』僕亦尙止戈之武，期不殺之仁，遂解重圍，以休疲卒，不辭質子，但欲安民。此則我有大德於南人也，豈謂歃血未乾，兇威復作，蜂蠆之毒，侵害於生靈，狼虎之狂，爲梗於畿甸，金城窘迫，黃屋震驚？仗義尊周，誰似桓文之覇？乘間謀漢，唯看莽、卓之姦，致使王之至尊，枉稱子於足下，尊卑失序，上下同憂。以謂非有元輔之忠純，豈得再安於社稷？以僕心無匿惡，志切尊王，將援置於朝廷，使扶危於邦國。足下見毫釐之小利，忘天地之厚恩，斬戮君王，焚燒宮闕，葅醢卿士，虔劉士民。嫓姜則取以同車，珍寶則奪之稛載，元惡浮於桀紂，不仁甚於獍梟。僕怨極崩天，誠深却日。庶效鷹鸇之逐，以申犬馬之勤，再擧干戈，兩更槐柳。陸戰則雷馳電擊，水攻則虎搏龍騰，動必成功，擧無虛發。逐尹邠於海岸，積甲如山，擒鄒祖於邊城，伏屍蔽野。燕山郡畔，斬吉奐於軍前，馬利城邊，戮隨晤於轟下。拔任存之日，邢積等數百人捐軀，破靑州之時，直心等四五輩授首。桐藪望旗而潰散，京山含璧以投降，康州則自南而來歸，羅府則自西而移屬。侵攻若此，收復寧遙？必期泜水營中，雪張耳千般之恨，烏江亭上，成漢王一捷之功，竟息風波，永淸寰海。天之所助，命將何歸？况承吳越王殿下，德洽包荒，仁深字小，特出綸於丹禁，諭戢難於靑丘。旣奉訓謨，敢不尊奉？若足下祗承睿旨，悉戢凶機，不惟副上國之仁恩，抑亦紹東海之絶緒。若不過而能改，其如悔不可追。」

三月戊申，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戶來投。

夏四月庚子，幸湯井郡。

五月庚申，康州元甫珍景等運粮于古子郡，甄萱潛師，襲康州。珍景等還戰敗，死者三百餘人，將軍有文降于萱。

六月甲戌，碧珍郡地震。癸巳，伊餐進慶卒，贈大匡。

秋七月辛亥，渤海人大儒範率民來附。丙辰，自將擊三年山城不克，遂幸靑州。

八月幸忠州。甄萱使將軍官昕城陽山，王遣命旨城元甫王忠，率兵擊走之。官昕退保大良城，縱軍芟取大木郡禾稼。遂分屯烏於谷，竹嶺路塞。命王忠等，往諜于曹物城。新羅僧洪慶，自唐閩府，航載大藏經一部，至禮成江，王親迎之，置于帝釋院。

九月丁丑，大相權信卒，嘗以破黃山郡功，授重阿餐。丁酉，渤海人隱繼宗等來附，見於天德殿三拜，人謂失禮。大相含弘曰：「失土人三拜，古之禮也。」

冬十一月甄萱選勁卒，攻拔烏於谷城，殺戍卒一千，將軍楊志、明式等六人出降。王命集諸軍于毬庭，以六人妻子，徇諸軍棄市。是歲，巡幸北界。

十二年

○(己丑)十二年夏四月乙巳，幸西京，歷巡州鎭。

六月壬寅，以元甫長弼爲大相。癸丑，天竺國三藏法師摩喉羅來，王備儀迎之，明年死于龜山寺。庚申，渤海人洪見等，以船二十艘，載人物來附。

秋七月己卯，幸基州，歷巡州鎭。辛巳，甄萱以甲卒五千，侵義城府，城主將軍洪術戰死。王哭之慟曰：「吾失左右手矣。」又侵順州，將軍元奉遁。

九月乙亥，幸剛州。丙子，渤海正近等三百餘人來投。

冬十月丙申，百濟一吉干廉昕來投。甄萱圍加恩縣，不克。

十二月甄萱圍古昌郡，王自將救之。

十三年

○(庚寅)十三年春正月丁卯，載巖城將軍善弼來投。丙戌，王自將，軍古昌郡甁山，甄萱軍石山，相去五百步許。遂與戰，至暮，萱敗走，獲侍郎金渥，死者八千餘人。是日，古昌郡奏：「萱遣將，攻陷順州，掠人戶而去。」王卽幸順州，修其城，罪將軍元奉。

庚寅，以古昌郡城主金宣平爲大匡，權行、張吉爲大相。於是，永安、河曲、直明、松生等三十餘郡縣，相次來降。

二月乙未，遣使新羅，告古昌之捷，羅王遣使報聘，致書請相見。是時，新羅以東，沿海州郡部落，皆來降，自溟州至興禮府，惣百十餘城。庚子，幸昵於鎭。北彌秩夫城主萱達，與南彌秩夫城主，來降。

三月戊辰，以白書省郎中行順、英式並爲內議舍人。

夏五月壬辰，幸西京。

六月庚子，至自西京。

秋八月創安和禪院，爲大匡王信願堂。己亥，幸大木郡，以大丞弟弓爲天安都督府使，元甫嚴式爲副使。癸卯，幸靑州。丙午，芋陵島遣白吉、土豆，貢方物，拜白吉爲正位，土豆爲正朝。

九月丁卯，皆知邊遣崔奐，請降。

冬十二月庚寅，幸西京，創置學校。

〈世家卷第一〉